

穿透骨髓的安魂曲

——评周大新长篇小说《安魂》

李晓伟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周大新的新作《安魂》讲述了在痛失爱子之后,作家以一种毅然的态度展开对生命与死亡这个命题的探寻,以与早逝的儿子对话的方式来呈现作者关于“生死”的形而上思考,并且跳出个人的悲痛,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当下进行了深邃的审视。

[关键词] 周大新;《安魂》;死亡;对话;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6-0080-05

The Piercing Requiem

——A Commentary on Zhou Daxin's Novel *Requiem*

LI Xiao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solute attitude, Zhou Daxin discusses the issue of life and death after the narration of the loss of his son, within his oeuvre nouveau, i. e. *Requiem*, in which the mode of dialogue with the son who died young is adopted to represent author's metaphysical thought on the life and death issue, and his transcendence over the personal depression as well as the insightful humanist reflection on the present society.

Key words: Zhou Daxin; *Requiem*; death; dialogue; humanistic concern

“出生”是一个生命过程的开始,而“死亡”则意味着这一过程的终结,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一种事实,同时也是一种隐藏的秘密。亦如福斯特所言:“出生和死亡,它们令人陌生的原因是:它们既是经验又不是经验,我们只能从别人口中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人的生命是伴随着一种遗忘的经验开始,又伴随着一种虽然参与但又无法了解的经验告终。”^[1]于是,关于生命的开始与终结在什么时候都能引起我们无限的思考。文学始终是

人类精神思想天然记录者,而关于这一“秘密”的思索和追问也就成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生命的绽放始终是璀璨、鲜艳的,它所蕴涵着的生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为之怦然心动,相比之下,“死亡”就显得灰暗得多了,它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物理存在形式的消逝,同时也将与这一生命体相关联的精神脉络——一切断,留下的只有悲痛。相信人们更愿意扮演的是生命的迎接者,而不是生命终结的见证者,但无奈的是我们不能遂愿,我们无时无刻都

收稿日期: 2013-07-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众传媒与文艺理论创新”(10YJC751002)

作者简介: 李晓伟(1986-),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山东理工大学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面临着与生命的告别。当生命降临之时，我们欣喜、欢呼；而当生命逝去，我们除了悲痛、懊悔，又能做什么呢？周大新以他特别的方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一 “向死而生”的抉择

在经历了中年丧失爱子的悲痛之后，周大新用3年的呕心泣血为我们沉淀出了这一部厚重的《安魂》。可以说在当下犹如浪潮一般涌现的出版物中，并不缺少关于生命的礼赞；相反，能够真正直面死亡这一事实的则并不多，尤其是像《安魂》这样能够穿透骨髓与灵魂的“安魂曲”更是少之又少。儿子周宁还未到而立，正值年轻有为，渴望着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之际，却不幸逝去，留下的只有满满的遗憾与亲人的泣血哀哭：“谁知道失去儿子的痛苦是怎样的吗？那不仅仅是心口痛，那是一种无可言说的痛，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空忙之痛，是五脏六腑都在搅呀！”^{[2]4}在这样的哀情中展开“安魂”，不只是为了为英年早逝的儿子安魂，同时也是在抚慰作家自己的心。小说通篇都是由父子俩人的对话构成，以“丙子”为界，前半部以回忆为主题，而后半部则通过作家的想像，将自己对于儿子的祝福与爱凝结为关于“天国”的幸福想象。

前半部中作者采用了纪实的手法，父亲不断回忆往事，从儿子出生到与病魔抗争，一直到最后离世，充满着无比的哀痛与愧疚，他向儿子忏悔自己当儿子出生时并未在身旁，同时又匆匆离开赶往单位，没有能够尽到父亲的职责；因为自己心情不好便仅仅为一小瓶墨水而打儿子；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儿子身上，让儿子改学理科；而当儿子有了情投意合的爱人时，又以封建家长式的粗暴干涉将其拆散……父亲反问自己，“仅仅因为我是父亲，我就拥有了这种权力？！”这是父亲的深切自责，也是难以释然的痛楚，更是一种父辈深沉的爱。在父亲深情倾诉自己的愧疚的同时，儿子周宁也在回应着，他不断地安慰父亲，同时也以自己抵抗病魔的心路历程来向父亲讲述着自己的超脱之路，“人生就是一个向死的过程，我的人生过程不过是缩短些罢了。缩短些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你想想，假若我再多活

几十年，你尝过的那些生存压力之苦、撑持家庭之苦、人生奋斗之苦我不也要去——品尝？少尝一点人生之苦又有何不好？”^{[2]22}“爸爸，别再频频回头去找那些使你痛苦的原因了。”^{[2]55}父子间的爱以及儿子与病魔抗争的顽强在行文中熠熠闪动。而从“丙子”以降，作家则展开了想象，以温情的笔触为自己的儿子以及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乌托邦式的天国乐土的图画。在这里，罪孽将被洗涤，纯洁的灵魂们得以永生，自由地享受着神的赐福。

灵魂得到安息、平静，这是生死两端的共同心愿，如何让这一心愿实现呢？作家选择了与儿子“对话”的方式来倾诉，让这一曲“安魂”就这样平静地在言说中缓缓展开。整部作品就是由父子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话所结构而成的，对于这样的表达方式，周大新坦言：“我就是想把对儿子说的话说出来，我也知道儿子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因为他病情加重后失语而无法说出来。所以，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我们父子的心愿，才能让我们俩都好受些，也才能对他的灵魂起到安慰的作用。”^[3]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这些“对话”就不再仅仅是作家的简单想象了，而是他在面对死亡这一既定事实之时的担当。死亡固然可怖，但是当作家动笔书写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这一叙事行为独特的语言力量，在这些滚烫的文字中间，逝去的儿子被重新“复活”了。

作家借助着这样特殊的言说方式——父子对话——将自己的心声悉数吐露，也就是说，这样的对话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作家个人的独白。他将自己对儿子的追思以及在经过生离死别洗礼之后所得的思考——倾诉，虽然是借用了补偿性的想象话语，却仍然不失深刻、厚重。伴随着作家的回忆文字而浮现的，不仅仅是过往的时光，更是生命的一次重生，“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折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4]的确如此，这样的“对话”式的叙事，作为作家的无畏尝试，通过文字

的深情编织,把流逝的生命时刻串联了起来,不但让儿子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空,同样也让作家完成了他自己关于生与死的茫茫求索。这样的叙事方式就是作家的隐喻表达,不但是一种深情言说,同时也是在自己对自己的开导。在层层推进的交谈之中,不但给予已消逝的生命以慰藉,也实现了仍留存于阳世之人的超脱。

斯多噶派的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它带来了阴阳两界的分隔、人情伦理的断裂,但在这一转折点之上,又将生者推向了直面死亡的一端,使我们得以郑重地审视这一亘古的“神秘事实”。爱子的英年早逝,首先给周大新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比悲痛,他不断地追问:“上天为何要将一个二十九岁的生命决绝地拖走?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该遭惩罚的事。凭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回报?!这有违常理!这不公平!”^{[2]2}儿子周宁却一直在劝慰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平静下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离去,“一个人这一生要尝受什么,不管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管是幸福快乐还是不幸痛苦,可能都有一个定数,这个定数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因此,不论你得到了什么,都请接受吧,抱怨没有意义。”^{[2]143}这是一种多么豁达的态度,从病魔发作到最后抱憾逝去,周宁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却又坚硬的心,他诵读心经,坚持参加气功锻炼,以一种洒脱来面对着逐渐走近的死神,也给了身边的亲人一份温暖与安详。

虽然儿子在阳世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但他的灵魂又在天国中得到了延续。死,对于阳世而言是一个终点,但对于天国,这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就像儿子一再安慰父亲的那样:“每个生命,都是由一个无任何欲望的安静状态起始的……”“生命的终点和起点非常相似”,^{[2]127-128}“人从虚无中来,又向虚无中去,轨迹是一个圆圈呀……”^{[2]142}或许是周大新对此的回应。小说在章节的编排上采取了历法中的干支纪年来做回目,并且刻意地没有按照从开头到结尾这样的顺序,而是从中间开始,最后却又首尾衔接,成为了一个循环,这似乎也意味着作家的一番苦心:儿子的生命在一种“生发”的状态中戛然而止,但是他的灵魂又在另一层面继续延续

着,生命的环形就这样悄无声息却又毅然坚定地运行着。

人,虽然作为个体,最终总归是要走向死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周宁在他的生命逝去之后仍然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了“力”的痕迹。他在以自己的生命历练向我们展示了应该如何去生存,如何面对死亡,这种使生命最终能够得以聚存的“力”正是他对我们所有人的馈赠。这时的“死亡”也已经“超越了它的本体论意义,意味着精神生命的永恒存在”,这样的精神生命又是“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隔阂就在此被打破。^[5]自始至终陪伴在儿子身边的周大新,从最初的痛不欲生中逐渐超脱而出,他与儿子携手面对这些磨难,一起为我们捧出了这份珍贵的礼物。在书中,既是父与子的深情对话,又是作家自己的痛苦沉潜,他并非是孤单的一个人,与儿子的共同历练给了他也给了我们这些读者这份面对生死时的超脱、平静。

二 时代的“安魂曲”

周大新在小说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献给天下所有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母。”显然作者的用心并不仅仅局限于自我的灵魂催眠,他也想借用这些泣血的文字为更多的“失独”家庭送去关切与慰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对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固然可以用数字来掌握,可是隐藏在数字背后的苦痛却是无法用简单的量化方式来表达的。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人生悲痛之后,他们已无法再生育,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们都只能以自己羸弱的身躯来承担余生的孤独与悲苦,对于社会来说,他们俨然已是边缘之人了。而周大新便将笔触由己及彼地展开,以更多的笔墨着力于这一群体,这样的献词道出了作家与他们之间的感同身受,并且作家以此为基点,对当下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性问题的施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其中既有严厉的批判也有美好的憧憬,体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

与作品前半部中深刻的生死书写相得益彰的是作者在作品后半部中的奇妙想象,在作家的笔

下,人死亡之后所前往的世界并非是一片黑暗的混沌之地,相反,这里被作家的想象力有意识地建构为了一个是非分明、有礼有善的理想世界:在“甄城”中对灵魂进行道德审判,在“惩域”与“涤域”中分别进行惩罚与涤尘,而在“学域”中,众灵魂们学习天国律规和一门自己愿意掌握的技艺,最后得以进入“享域”,去享受天国极乐。在作家的笔下,自己的儿子周宁学会了“对灵魂的访问之道”,并且一次次地对各种灵魂进行访谈,有科学家、历史名人,也有普通人。周宁向不同的灵魂追问着自己的也是所有人的困惑:人到底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而去?人活着的意义为何?既然降生于世间,那么我们又将如何活下去?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对“死亡”有了超越,那么对于与之相对的“生命”这一命题就有了进一步思考的可能。

对“死亡”的思考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我的安慰和超脱,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一秘境之中探寻到生命的价值何在。这是作者在书中所进行的思考,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读者的启发:在时间的圣殿里,我们都只是过客,从生到死,又向死而生,如何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让生命实现应有的价值。周宁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前去“访问”那些精英灵魂的,在这些精英的口中,不管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抑或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们的答案都毫无例外地有着相似的指向:“人只有做最基础的事情,才能最终理解人,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认识自然和自我是人活着的重要目的之一。”^{[2]286}只有在这样清醒的自我认知之后,才能真正地回答生命价值这一问题。可以说儿子在天国的这些经历以及他与许多伟大人物如达尔文、爱因斯坦、弘一法师等等的对话,也是一次与当下时代的全面交流。他关心人的生死、平等,也关心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周宁也是作家周大新个人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这样的“访问”自然并非是新闻采访一样的简单记录,而是要将这些人间精英在人间历练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都整理出来,这些对于人间事务和人的生存的思索又会以另外的方式来指点着现世的芸芸众生,因此这呈现为一种隐喻式的书写,作家所期待的,或者说他要做的就是其中努力开辟出一座“希腊小庙”

式的精神园地,以一己之力为世界“涤尘”。因此,在小说中,周大新借助着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地慨叹着:“人是世上最伟大最智慧最勤劳的一种动物,但人身上还有不少凶残、邪恶、嗜血的野蛮遗存,若不加抑制和消除,其中的一些个体可能会成为可怕的人的异种。”^{[2]197}“大部分人还没学会正确对待同类,也没有学会正确对待其他生命,更没有学会正确对待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2]254}作家以这样深刻的形而上思考为基点,进而以之来打量社会现实生活,为“形而下”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营养。

在这些受访对象中,不论是品德高尚的人格楷模弘一法师,还是受到后人唾骂的反面人物袁世凯,这些正反两面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在探讨人性,将当下世态放置于历史人物的言辞之中,更能引人深思,在这样的古今中外、正反善恶的参照坐标系当中,生命的价值就得以体现,“人生价值的比较不是人自身能完成的,它需要他者参与,要让旁观者来比较并进行评判,而且这种人生价值比较通常是在人生完成之后进行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盖棺论定。”^{[2]276}在这样的比较当中,作者强调的是要张扬人性的真善美,而对于人性中的弱点,如欲望的过度膨胀等则需要加以排斥。

带着这样的思考所得,作家跳出文本的局限,更深入地关注社会现实,对存在于当下浮躁社会之中的丑与恶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批判。尽管社会会为人们披上形形色色的身份外衣,但是内在的良知始终是评定一个人的标准,正如书中人物王阳明所言的“知耻、知愧、知恩”。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丧失良知的丑恶行径,作家也借助古人之口一一加以针砭,借助天堂中对于灵魂的甄别与涤尘这样的奇思妙想所形成的窗口中,我们得以看到这万花镜式的社会众生相:不顾民生饮水以及环境的破坏,同时还行贿官员、威胁上告者,以此换来亿万家财,又因心肌梗塞而死;身为纪检高官却嗜财如命,以各种方法敛财,最终在对“双规”的惊恐中上吊自杀;还有那违法私开煤窑,发生事故之后又用炸药炸死举报人一家的凶恶重罪之灵魂……从自己身上的功利心、门第观念等等,再到社会中关于权力、金钱等等这些与欲望相交错而产生的丑恶现象,

周大新都给予了直面的揭露,在“天国”这一虚拟的语境(或称之为空间)中,每一个灵魂都在同样的标准之下受到平等的甄别,罪恶深重的将处以惩罚,仁爱、洁净的魂灵亦能安息。

一面是自己所坚持的写作立场,另一面文字中亦不失温情,周大新同样为我们展现出心灵花园的芬芳之地,尽管有着如此多的污秽、黑暗以及罪恶,作者并没有忘记那些更多的真、善、美:那位在天国中传递信息、引领魂灵,又将周宁由人间引进天国的使者达雅,还有那热情开朗的天国邻居薄粼粼,“天国”作为一个逝者所安居的理想世界,也寄寓着作家对于当下的关怀,他渴望着美好人性的张扬和对人性中的弱点及丑恶的摒弃。正是这些真美善的存在让“天国”这一隐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种诗意与厚重的交织当中,“引领精神走向诗意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真实化的审美人生”。^[6]这样的真实与虚构、批判与展望凸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宽广的人文情怀。

这些有关“天国”的美好想象虽稍显生硬,但的确融入了作家自身深切的人文关怀。“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安魂》以洁净、悲悯的文字、荡气回肠的情感旋律诠释了生与死、善与恶、此岸与彼岸、忏悔与救赎的主题,建构了一种以情感力量、道德批判和哲学思考为根基的崭新文学角度。”^[7]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到每一个个体如何在这大千世界中实现自我的完满,周大新的视角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之中,他跳出了自己的“小我”视域,从而

以一种“大我”的姿态来审视世界,试图为整个世界“安魂”。他让儿子的灵魂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通过与形形色色的灵魂相互碰撞,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每一颗悸动的灵魂的抚慰。不管是他想为爱子“安魂”的初衷,抑或是最后超脱出来展开对整个时代的关怀,这都是一种需要相当勇气的担当。在这样一实一虚的穿插中间,周大新完成了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安魂与独白,这更是一次对我们当下的时代的深邃审视。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苏炳文,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1-42.
- [2] 周大新. 安魂[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3] 路艳霞. “没有文学,我会活得更苦”[N]. 北京日报. 2012-9-24(15).
- [4]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引子[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 [5] 王华生,黄萼华. 生死伦理的本土化诠释[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7-39.
- [6] 仇敏. 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0-86.
- [7] 吴义勤. 超越生死的悲悯之书[N]. 中国艺术报,2012-11-26(3).

责任编辑:黄声波